

幸

健
南

福

……有一次幸福已經迫近了我的身邊，我幾乎是要落在那幸福的掌中了。

那時我是正在開散地流浪的時代。暑熱的夏夜，在那窩爾加河的鮫鱖的魚場的對岸的草原上，有很多的青年們羣集着。坐在焚火的周圍，吃着魚肉湯，喝着高粱酒和啤酒。於是不知怎地大家這樣地談論起來——都想把現在的世界趕快想法改造成一個更好的世界。不久，人們的身心都疲倦了，一面還思索着便在那刈光的草原上分散開了。

我同着一位女兒離開了焚火的傍邊。那位女兒是一個很有智慧很

敏感似的人。她有「雙美麗的黑色的眼睛。在她的話語中，無論什麼時候總是包含着單純的，易於理解的真理。這位女兒無論對於誰總是發送着一種和藹的眼色。

我們相依靠着，靜靜地走去。在我們的腳底下，那被鐮刀剪過的草莖，發着扎扎的響聲被踏碎了。從那籠罩着大地的像水晶碗似的天空上，降着醉人的含着濕氣的月光。

發洩着深深的嘆息，那個女兒說：

「怎麼樣才好呢！簡直像非洲沙漠似的，那草堆，就是金字塔明。
而且還是這樣的暑熱……」

其次她說她要坐在乾草堆下的圓影中，那是像在白天時似的濃厚

的陰影。蟋蟀鳴叫着，在遠方有人悲哀似的歌唱着。

啊啊，你們拋棄了我？

我熱心地對着這位女兒談論着我親切地經驗過的生活，以及我無論怎樣也不理解的事情。可是突然地她發出低聲的叫嚷，仰向着天喘息起來了。

人要斷了氣，這恐怕是我第一次遇到吧。於是略停了一會兒弄得我手忙腳亂，我想大聲地叫出聲來叫人救命了。可是這時突然地我想起我平素讀過的小說中那有教養的主人公在這樣的場合所做的事。於是我打開了她的裙帶，脫去了上衣，再解開了她的腰帶。

濃密的月光滿地照耀着，當我看見了她那峯起的兩個小銀碗似的

乳房的時候，我忍不住地要和她接吻。我的頭髮簡直像燃燒着火似的了。但是我壓下去這樣的慾望，急忙跑到川邊去取水來。因為在那小說裏寫着，在這樣的場合，主人公總是飛跑着去取水的。假若聰敏的小說作者從最初便在那事地準備下一條小河，他們也就不必跑去。

我在帽了裏裝滿了水，像奔馬似的在草原上跑着跑回來，可是這時她已經坐起來靠在草堆上了。她把我弄亂了的衣服整理好，又完全是很端莊的樣子了。

「我不要。」她好像厭煩似地小聲地說，用手推阻着我的濡濕的帽子……

於是她離開了我的身傍向焚火那方面走去。在那里兩個學生和一個統計家，三個人還繼續怒叫着那已經聽厭了的歌。

啊啊，你們拋棄了我？

「我沒有做過什麼使你生氣的事吧？」我因為看她只是沈默着弄得我沒有辦法，只得這樣問了。

「不是。你——太沒有用了啊！然而我——當然——是很感謝你的……」

但是我好像覺得她不是從心裏感謝我似的。

x

x

x

x

本來我和她是不輕易有想見的機會的。可是自從有過這件事情之

後，我和她相見的機會更少了。不久在鎮上消失了她的身影。其次，約經過了四年，我在輪船上遇見了她。

她原來是住在窩爾加河沿岸的某村中的別莊裏的，現在是從那里到住在城中的丈夫的身邊去。她懷了妊。服裝很講究，心情很快活——頸子上垂着長長的鍊鏈附着像勳章似的大飾針。現在她是美得多肥得多了，好像是在暑熱的齊夫利斯的廣場上，古爾甲人賣的濃郁的高加索葡萄酒的皮囊似的。

「我說，」她想起了我們過往的事，提起了那在心裏放不下的事了。「我說，我，結了婚了，已經完全……」

那時是在傍晚。河面上輝映着西照。輪船的行程所激起的泡沫，

成了一條寬寬的紅帶浮泛在北方的碧青的遠景中。

「我已經生過兩個孩子，而且就要生第三個了。」她發着好像是愛自己的工作的大人物似的誇耀着的口調說。

在她的膝上，有密柑放在黃色的紙袋裏。

「我說——也許是我講的不對吧？」她的黑色的眼睛浮着微笑說。『假若在那個時候，喔——在草堆上——你若是更大胆一些呀……是的——若是和我接了吻……我也許成了你的妻呢……可是你——那時你是厭惡我嗎？奇怪的人，飛跑着取水去了……唉，像你這樣的人……』

於是我對她說，我當時是照着小說裏作的，而且那時書裏寫的東

西對於我完全是神聖的。也便是照着書裏說對於暈過去的女子，第一先要給她水喝。其次轉瞬開了眼，叫出「啊——這兒是哪里呀？」然後才和她接吻呢。

她聽了這話笑了笑，其次好像深思似地說：「是的，我們全是照着書裏所寫的那樣生活着，所以我們是不幸的。人生是更廣大的，是比書裏寫的更聰明的呀：人生這種玩意兒是書和書裏寫的一點兒都不相似的呀……的確是的……」

她從紙袋裏取出了密柑，很留心地檢察着，於是皺着眉說：

「壞東西，把爛的給我放進來了……」

她用着無動作的手勢把密柑投回船舷的那方去了。——我看着它

滾轉着消失在紅色的泡沫中。

「那麼，現在——怎麼樣？還是拿書當作樣本過活着麼，我問你？」

我沈默着眺望那日光照耀着的河原的砂子上。在河源的那方，伸展着荒廢了的赭金包的草原。

砂子上，像大死魚似地。要翻滾着的小船搖搖不定的滾着。在金色的砂子上，還牽着陰氣的白柳的影子。草原的那邊，聳立着乾草堆。這使我想起她的比較來了。

「簡直是像非洲的砂漠似的，草堆像是金字塔……」

她又剝了一個密柑的皮，像是老婆子似的口調返覆地說了。那完

像是責難我似的。

「那時，我若是成了你的妻呀……」

「謝謝你。」我說。「真是謝謝的。」

我從心裏——感謝着她了。